

崑山人物傳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

皇明崑山人物傳

顧章志

顧章志字行之爲人簡要精爽饒幹局然多慮慎之
性嘗令不盡其有餘嘉靖丙午鄉薦癸丑成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奉使南粵還朝不名香藥執政目異之
改司副尋轉司正公故不以清局自間講讀律例謂
是民命所關他日當任恐遂不及精其說遷刑部湖

廣司郎中讞決平允每出爰書爲西省郎所欽矚擢
守饒州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好鬪公至之日訟牒
填委禁不可解黠吏窟穴其中稽違萬狀公平心鉤
校凡三閱月召吏立庭下清問所由吏莫敢仰視乃
桁數十人重法三四人庭無滯獄其後待訊者不賣
糧以爲常每語屬吏吾不欲令人溷若縣庭若慎毋
怠我事即事有不便縣者吾能得之上官亦弗以相
溷以故諸吏奉職唯謹七縣宴然浮梁故有景德鎮
陶利被天下五方之亡命薮集之其地又與安仁二

縣相錯小有睚眦即依岨而闕忽一日彌聚千人勢
叵測而公適視供器來就輿占檄喻以禍福利害千
人立解散且相戒曰慎毋犯顧使君使君實生我在
饒四年每直指行部輒豎馬鞭趣過饒言饒政可無
問尋擢湖廣按察副使舟過九江毋恭人見江濤而
有顛色公即乞養歸凡六年補廣西尋進貴州參政
又晉廣西按察使明年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懇疏乞休家居又七年歲癸未天子詔求遺老
公以原官補山東未久陞南京光祿寺卿晉應天府

府尹尹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多持大綱示貴
倨而公尹留都一如在饒州時事至纖悉莫不躬親
曲筭其便諸曹有私會同館馬者馬日疲耗公悉勒
還之不敢避怨乙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時方考選
而郭尚書卧病請公肩其事朝論翕服會應詔陳言
公言留都馬快舡爲中貴人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
之十九皆環衛之戍猝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
又時時有所摧剥則傾帑以供無厭不則棄伍走耳
又不則自盡死以故戎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

廣子惠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衆臣請如馬舡例凡役于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益其直又須縮舡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萬石今衛戍之願輸者已得萬五千金又願除額給米二萬石朝廷但捐金四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紓其力則費小而所惠甚大爲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上從之遂著爲令公又以事關禁近恐他日從中掣之成功易毀也又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四事以圖經久上又從之亡何疾作卒于位詔贈都

察院右都御史

論曰司馬公歸喪出都門衛士馨爐哭于道頂相擊也蓋百世之利又陳四事以固之宜其爾矣公每料理治行輒言不及治饒快人意至筦留鑰貽書洗馬君吾暮年出山斯舉差可不負云凡人精力所際必有深入之事公去饒二十年饒人小不便輒思公此其際難言之矣公又言吾守饒祇謁官長至即告歸不候伺而官長未有以予爲簡者以此知世之謬爲苛禮者政不必然凡公所爲簡要斬截大都類是而

談言微婉中事卒發無非國家大計殆所謂知幾之
神者海忠介嘗撫江南務達民情不避強禦既掌南
臺與公並輿而出民猶赴訴不已公徐曰若無溷海
爺今非撫巡時矣忠介默然感公之諷已也丁丑星
變江陵奪情事起或謂公國家無金革之事何得爾
意臺省必有言之者公曰即有言必不出臺省何故
臺省久受樊絃然事出非常民之秉彜必不泯滅其
後臺省合䟽請留而直言者五人皆非臺省卒如公
言有以舜亦命禹爲試目者公愕曰漢冊董賢爲大

司馬有允執厥中之語蕭咸知必有禍至絕婚姻今何爲者耶至甲申主司被論幾陷不測世人服公之先見如此然莫能詳至其孝友天性宦成髣改無異寒素中歲悼亡怙恃洗馬抵足而卧爬搔而起又何恂恂醇備饒內行如此哉劉文叔有言吾治天下亦直柔耳司馬公蓋庶幾焉

徐子英

徐子英字韜仲質厚耻藻飾與人不設城府而內自檢押不易事居恒好讀諸史輒能憶誦其文畫卷無

脫誤嘉靖壬子薦于鄉公不自喜慨然欲得一當快
生平自期之念而偃蹇公車至老不售每落第輒屏
跡舊廬非公謁不入城市歲時伏臘與野老均席耻
人稱貴人萬曆己卯子維瀛領薦迎公新第與親故
周旋五日趣舟而歸曰吾崑斗大城乃又另一世界
耶吾既不能從諸君後僕僕造請即冠服奇袞務爲
講張相艷耳吾不欲觀之矣時年已七十猶復讀書
不輟癸未率伯子偕計上春官神情慷慨然無伏櫪
之悲偶小恙不入棘猶課所試目示人曰吾力猶堪

一戰乎否耶既歸未踰年而卒公事母周盡孝母疾革時欲有語不得公泣請曰將毋第未立耶兒幸自活毋憂第也趣推所受產畀之相與共有無終身勿間

論曰徐先生斤斤長者長身古貌頁有癭如杯人或睨之輒曰木癭是病而世以此貴于君何如蓋先生善戲不虐能爲月旦語刺褒一切物無所遁其質任自然不與世俛仰天性也善乎顧宮贊之志先生曰自世道交喪士一挂籍公車即鼓其氣力援納長吏

漁獵同里以自封殖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異日所以待國家之用者夫非斯人歟而以冀其砥節首公名實中窾毋亦樹表曲而責景直乎如先生拔足于風靡之外此其中疑有以過人者假令資適逢世即個儻非常之業未知何如其于坐鎮雅俗恢然有餘矣而又不幸不及一第以老悲夫

秦霑

秦霑字光甫順皙凝重疎眉目好讀莊周司馬子長書喜談經濟推陸贄年十二避父讐自上海九團鎮

徙崑山依族兄東城居十七補崑山諸生而族仇必
陷公父具大獄御史有入于仇家公囚服白御史御
史怒杖公十五叱之出召府吏取狀事叵測公覺急
詣府掾吏而搜之得病狀公拳吏故使府君聞則府
君者已廉其事矣公白府君曰父具獄非法也今又
不死獄而死吏如天道何且御史不念其爲父請而
必箝其口視吾父三木囊死耶言訖淚蔽面目眦盡
裂府君入白御史得持獄明年慮囚使者至公又挺
白使者卒從末減云公既白父獄再補諸生則寒暑

七變家與書俱蕩矣而公春秋義最高登嘉靖壬子鄉薦屢厄公車華亭徐文貞在政府與公有連頗諷公就選相與了經世志公謝不敢每過華亭輒聯席竟日夜談多朝廷大計無一語自及鄉方伯顧公圭亦時寓書華亭托公言江南要事八世莫聞知時見施設華亭知公嚴冷亦不復言謁選事又十年辛未鄧文潔元卷出公愕曰將遂已耶始謁選令閩之德安民久中倭多流徙公至首覈戶冊均徭稅積穀訓士繕裨政爲八閩冠時訪李晉江廷機山中深相結

納會持母服既闋補令寧陵有大盜剽攻發塚得富人屍以要其家弗遂則磔而暴之野更兩令不能得公立捕得之一縣凜凜縣故多屯田壤接睢陽衛睢陽老兵謀侵地而移賦于縣公嘆曰寧有是耶民倍賦稅之輸而軍享不役之利乎挺入兩御史臺請丈勘明豁縱不歸畝于邑亦宜辦粮于衛兩御史臺是公議而屯田僉事某者婪吏也嘗議歛饋于寧陵公不聽以是故兩持之公悒悒不樂俄得疾治事如平時公歷兩縣所遇他務皆立割獨至獄重持之不已

曰嚮者父獄起吾仰視堂上人以爲人耶而狼虎國家奈何以民命付狼虎爲今吾坐堂上庸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脫我萌憤而一家哭矣以故公所至負嚴明聲而不殘公病踰月卒不起得年六十子伯寅字汝敏仍原籍爲上海諸生有文行疾卒

論曰寧陵公爲予先興業壻既白父獄從興業居丁涇口夜簡練納兩足甕中縛燈於几而書之已輒大慟盖痛其父閒雲公云寧陵既歿數十年予族子小販寧陵見父老瞠瞠持香昇一垞輿入寧陵祠問之

卷之二十一
八
荅曰予寧陵父老也以使君屯田之義子孫相保朔
望賽而哭之至于今勿絕王弇州銘寧陵墓其詞曰
再爲令而稱良能使其人尸而頌諸以爲達則不足
以爲不達則有餘世稱確論焉

傅遜

傅遜字士凱其先嘉定人世居黃浦東東族忤愼而
先生慷慨多大略不相服習徙家崑山仍爲諸生嘉
定晚用歲薦起家任嵯縣訓導遷建昌縣教諭選傅
河南王終老于家公長八尺豐頷廣顙目有異眇

兵明習當世之務尤好讀左氏春秋嘗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體作春秋左傳屬事若干卷上自公穀暨張賈劉翟杜預而下亡慮數千家無不纂集每書一事必具首尾其成敗始終盛衰離合抵掌可盡而雅無所左右袒于宋儒之論鉛槧家習而安之嘗語人自上視下者不覓未聞登泰山可見城市蓋忽之也讀書之法登高自卑則古人之味愈出否者驟飮秦漢後習宋唐鮮不木蠟棄之矣蓋公志在春秋深入其奧故云公居江東時家素封蒼頭可百餘人每有

差遣必小試勅兵以行其意晚歲擁臯比深居首藟
簷下嘗悒悒不自得其友徐壽昌戲與人書云適見
士凱氊帽戎裘據胡牀而坐儼然戎王也乃就廣文
選亦太貶損矣公聞噴飯滿案公膚碩不良于步每
出必數人擁之袞衣加貂見者輒避去意非今世人
云孫冲之萬曆癸卯鄉薦

論曰傅先生敦古矯俗喜談事自三公弼亮之職下
逮里閭徭役之微鑿鑿如指諸掌王文肅趙文定諸
公多就之彌連竟日少與徐尚書讜同卧起尚書官

秩宗過先生盛氣不相下至語邯鄲夢覺猶侃侃不肯然其說壯哉先生部勒家人必以兵法晚署岷縣輒用懶罷孔子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夫先生豈其人耶

王逢年

王逢年字舜華五官秀發骨稜稜起顴頰間丰神愈出行如御風嘗著淡黃衫冠鶚冠捉麈談詠見者不知爲世人也手不捉秦漢以下書好讀離騷漆園列禦寇汲冢天竺真誥諸篇而心慕司馬相如李太白

之爲人雅亦多臨邛之遇令給事捧硯而已去不復省
肅皇帝尚立脩表文榮祿書幣倩作青詞上之
公蒼書君以時文得官以立文得相何知古文詞而
溷浮丘丈人爲輒辭去時王司寇逮繫獄底公往哭
之訶者曰夫夫不常哭三楊者耶趣緹騎將縛之公
嘯詠都門題壁曰予無當世交攬結千載心騎見公
貌而喜公去不顧晚歲結廬河渚初學爭就之輒與
縱談盡一日許貴勢人間往弗屑也公家世青紫多
著書都不關念獨從子衡璣裔孫在公造之呼爲爾

汝交一生不善病忽命洗更衣抱所書般若經奄然而逝得年七十五公著書最多所藏有文統百卷爲好事者傳寶之都不得全學書十九體必歸晉法故嘗自號小王右軍也

論曰王先生好眉目晚年彌秀觀其臨池作字吐詞飛舞何必減李供奉歟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哉予猶憶其臨化詩句自識前生紫蓋君當不誣也海虞錢翰林謙益得公書意欲傳之其人即未就其不沒沒無疑耳

龔起鳳

河南杞縣令龔起鳳字瑞周崑山人以太倉籍中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中乙榜授定州學正而州守故謫官甚貴倨欲以屬禮見公公怒曰博士不屬守即貴何屬爲守莫能抗河南秋試檄聘公故事學官在聘者就監察考第之而是時顏御史鯨監察河南將第公公持不可曰禮聘來者師也師可試耶御史心然之而怪其驕抑爲同考官既入簾與御史叅論甲乙所拔多雋士卒重公頃之以薦入爲大理司務

廷尉王其令司務徵免役錢甚急公穢之弗與徵廷尉怒咎公隸公亦咎堂吏相持甚久又不肯詣廷尉謝廷尉乃自劾并劾公無堂官禮冢宰直公而咎堂吏非法乃謫公嚴州教授未數月遷杞縣令公至杞遂上而巽下務直行其志杞囚三百人多寃者公訊得一夕遣之留者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他檄有弗便者率罷之具牒覆報而已吏持不敢署輒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何與奴事歸德府李豪殺人賄其令脫死監司檄公往訊之將入界令謬爲恭謹囁

嚙囑公而使吏持鐵千以進公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卒伏豪宰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他令固有之矣公令貯庫供往來繹騷之費至今賴焉公在杞自月俸外即馬薪皆付公帑日出銀二分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每夜自闔門撲被而寢當其御史之行縣也冬無爐炭御史自取錢易之以諷公公偃蹇弗爲動召太守語公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脚床耶公曰此瑣事令何從知之監司皆掩口笑御史用是整公欲微公陰事

不可得乃論公不及詔免其官公既免官歸壁立耳
又易之償夙逋而自處荒園中引小學數人伊吾敝
氈自給然多不繼鶉衣蒯履綫蹊新故屬也公故處
之晏如每料理居杞事自謂無悔于心云

論曰龔先生清強有守凜凜修處子檢押之行而不
可令見不善如含瓦石必盡吐之爲快也蓋自其少
時與張太守振之共砥清操凜乎如秋霜夏日不可
狎玩而太守亦時時諷先生好怒易發言然其天性
不可奪矣王文肅錫爵過杞問宰夫龔令何如宰夫

曰令誠賢其去者寃也因道先生治杞清白狀蘇蘇泣下嗚呼何有令人涕泣悲惋于數十年之後而其才不及者耶予嘗往來金潼里渡錦涇有墳鬣然而後漸夷也訊之故老故老曰此故閩清廉令龔公瑾字汝器之墓蓋撤屋爲之而今不可保矣悲夫及攷龔氏家乘汝器是爲杞令族諸父杞令歿時家貧不能殮里人爲之謠曰欲爲清視龔卿嗚呼夫其爲龔氏之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廉吏安可爲也悲夫悲夫

朱熙洽

朱熙洽字鴻甫十八試諸生第一尋受廩餼銳然有
鵬鷲橫秋之志已復連蹇不得志于有司公益敦尚
名節務貫穿爲經世之學積三十餘年歲薦中萬曆
癸酉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除湖廣潛山縣知縣潛
故土城當漢水建瓴之勢善崩潰法宜改築潛四封
與隣境犬牙錯故有藩封洎軍屯又別隸各河泊所
爲漁課宜清彊界公到潛臺司築城之令甫下計無
所得錙公意欲令出于田而田在境內者課多輸于

旁州縣漁之賦僅當民田十一豪右乘貧民求售而邀之徃徃以民田約而以漁田劑故多田去而賦存焚不可問公曰嘻吾知所以築城矣爲設方畧請之當道而清田之議興或有止公者曰制三歲而一令寧無有念者銳意剔抉竟于逡巡而止則大姓之捍令多而犬牙互也已乎公奮曰潛之田不清將戶益耗賦益虧是潛爲無民而朝廷無潛矣會有檄公加丁以繕城者公曰嘻潛民已病矣加之丁其何以堪吾清田所以築城也乃屬里宰照所上方略履畝而

溝封之其屬諸王府者爲軍之屯者按所籍記歸之
又以漁課歸之鄰而民間之田盡出因令民得入貲
自占積鏹至萬餘四閱月而築城之役竣尚以其贏
代償逋賦若干初潛之民亦有以清田不便擁馬首
譁者至是帖然以服辛巳陞南昌府同知適五開衆
囂調辰州丙戌陞刑部員外戊子副考廣西陞口北
道僉事己丑調福建海道辛卯陞本省參議壬辰陞
貴州副使公才識練達饒血氣嘗語人吾三日不視
事則神不疑一日課數十事而手足矜奮腰膂有力

年八十三考終

論曰憲副入贊刺宥出備藩臬若按籍而爲無留事者其才練達而神強固則晚成之効也始基于潛破衆譁而持不撓適其湊理一割之後迎刃解矣憲副以艾年服官年至致仕猶復優游十餘年晨起婆娑萬卷中三日無事則倦齒強髮黝黑其神人耶嗟乎士負其志患不遭時爲世用既進用矣或以遲暮不暇有所爲者豈少哉

顧永慶

顧永慶字子高長身巨準飄飄雅步詳視軒軒殊出
人群雖復歌舞雜遝整襟危坐盡日無歇側之容幼
孤貧學于外氏沈從憲副周先生美說易抉摘深隱
稱上座弟子而與朱廉訪熙洽爲切磨文字交即才
名相埒弗敢先也偶有摘次應聲從之學士執經來
者大畧與廉訪等或子弟驕惰即壯朴治之不少貸
時就遠方聘一歲不再省館海上王學憲圻十年不
謝至白首猶稱顧先生云公會文切理有根據七應
京兆辟不第將歲薦子秉謙領鄉舉遂自謝去奉詔

爲儒官會天子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公起家
經生修禮教待弟妹有恩勞服御飲食皆有常度年
七十六考終

論曰先生嘗主予萬卷樓予得侍先生再閱歲禮文
相先如一日也每旦起必攝衣冠拱揖週視諸生所
課義目微奧輒喜謂天下事須從難處超出始有力
見意思怠漫者莫善也常曰日出事生後悔何及遇
子弟所游處或不善嚼齒過之矣先生以子貴衣緋
衣腰帶其所稱說猶如是處貴不驕爲善日益其先

生之謂夫

潘蔚卿 從孫士元

潘蔚卿號玄山巨首秀目饒膂力能舞偃月大刀臨
射絕衆家貧怡聲奉母遂遂如鄙人母小恙輒抱持
以行嘗偕友人讀書玄墓山中鄰舍生爲巨蛇所啗
破吭死公聞欲除之時梅雨廉纖望見林薄間有物
盤據如大墩山僧搖首吐舌戒毋近公知爲蛇也提
刀赴之蛇昂首向公故旋舞數迴奮刀斬蛇斷其首
首落飛越上垣中犬犬立斃公又亂刀斬而炬之玄

墓山遂免蛇患甲寅之寇公提兵斬獲甚多嘗貫數十首級上功幕府語狀幕府抑之公怒遁去乃陷大澤中大澤中寇方煬竈治飲公奮刀盡殺之血濡墻壁間有睨視叢篁間者公又殺之提刀而出不復斬首歸太僕聞之呼爲潘將軍每北上多載與俱亦嘗殺賊數人徐沛間晚歲種瓜黃渡輒令其子擔過友人家短葛蒯履侍飲食公意恬然年七十餘考終從孫士元字長之生有至性母嚴得末疾苦俛仰公起卧抱持閱二年如一日無悴容母死毀瘠伏地喀喀

嘔血家又奇貧未嘗廢禮父質夫故長者好客喜奕
公盡所得問奇贄爲設具不給則賣金償之母令知
乏絕如是者二十年御史甘公士价知公賢語縣大
夫調之立償人殆盡嘗貫酒忘償召嫗與之嫗知其
且盡也不肯納曰姑徐徐爾公笑曰嫗以其爲負金
卽耶必與之而後手碎金語所親煩製一綿布禪時
歲且暮猶生禪也始知公善貧如此公喜說詩學者
日進名亦籍籍黌校間未嘗至公府得年四十六附
槨東一保祖塋之穆

論曰潘將軍好相人喜讀照膽靈寶達磨麻衣諸書
嘗爲人言之津津不置人言將軍畏鬼有相怖者輒
據床疾呼其母色大恐而提刀陷陣何烈烈也將軍
蓋萊子之徒故爲啼笑以歡其親者耶長之慕義亦
時有勇壯之色孝友天性都不減其宗老潘將軍宗
老亦絕稱之考潘氏其先汴人宋學士炎隨駕南渡
卜居崑山十三傳曰敬洪武初以貲特聞所謂節穀
洪潘家者也敬數傳爲彥編彥編生澤南昌教諭澤
生麟麟生文燦字質夫將軍之子隱于種瓜長之三

子一爲諸生亦善貧無他謬舉

陳淮 陸懋

陳淮字禹治父周嘗仕爲新昌令改教青州歿于官
公持父喪歸里遇盜青徐間挺鞭爲的目攝公公抽
矢擬之滿引不發盜歛騎而去當時年少號武健者
傳說公事公心獨喜自負嘗操筆爲文章滾滾而下
時仰天投筆狂叫曰嗟乎哉男子無殺非義所安會
須搗截陰山取封侯印繫肘後先新昌據案朴人必
障其面殺之時義請以自屬矣會甲寅寇至蝟起驚

集殺人如麻公請授甲杆東城則東城賊梯木奮刃
內向公服講弦弩連發連斃四人賊爲辟易轉關南
門則公又杆南門隨所向又斃其二人賊勢沮城
中軍人人自奮武健諸少年號公陳先鋒且必後勁
而文墨吏謂書生怯矢石令守陴公恨不得一當意
常怏怏明年流賊五十七人皆酋長梟悍莫禦自上
江突留都轉走東下入蘇之西境靈巖山公聞奮曰
致命遂志此其日耶跨馬提偃月大刀率領家丁詣
督府曹邦輔請以書生自効督府壯其氣授藍號信

幟督領嚴家兵爲奇兵衝突左右陣未集猝與賊遇
公揮刀馳之接戰甚力同事者不策後應遂遇害家
丁吳循文瑞來祥死之越二日得公屍于亂骸間色
如生婦翁孫雲從弟王道歸櫬于邑東南之蔡巷後
三十餘年遺生子應期舉鄉進士上疏請恩賚其畧
曰臣應期昧死言臣聞之以死勤事合在祀典陣亡
首功當蒙廕例臣父世無剖劬責非死綏方作養于
膠鬻未膺委乎城社而義勤君父仁惻鄉邦臧賊爲
期捐軀不惜叅之國典禮合優崇竊見先年省祭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鏜近日僉事莊用賓第生負莊用晦俱以征倭陣亡
得蒙贈官錫蔭臣父比前二臣雖職守不同而以身
殉難義無優劣宜得照例蒙恩上可其奏兵部下所
司旌其門仍立祠祀焉

論曰初陳先生倡義時邑有陸懋者字邦美其姊嫁
蔣氏而父特愛更相命也賊譟西北城邦美適在城
上見蔣氏姊與其夫爲賊所執將加害邦美瞠目不
及縋突城而下跪泣請曰殺吾姊必死吾父幸見殺
爲姊代即父心傷不死也叩頭踣地不肯起賊意感

動釋其姊姊夫而令邦美擔邦美睨其姊之去稍遠也提擔而朴之踉蹌走田間賊嚼齒逐邦美滾滑賊顛仆怒益甚而邦美走叢棘中棘傷其足遂遇害身與首異處矣邦美兄愚慟哭睥睨間亟識其處按所衣禪襦得之而髑髏累累模糊不可辨兄慟哭曰是吾弟邦美者死眼當開有髑髏眼閃閃動與頸領合遂藁葬城西嗟乎人生不幸罹禍難忠孝乃見如邦美兄弟姊妹之間可傳于世恨無有氣力者振之陳先生烈烈而生烈烈而死旌門建祠人情謹暢嗟乎

人生有子有美必彰蓋可以忽乎哉

何天衢

何天衢字道亨其先汴人祖貴三公徙崑山數傳至其父鉞領賦敢任怨不調于諸賦長徙常熟生公十二能文章以其業眎外家翁魏恭簡恭簡目爲清才已從其婦翁周見梅訓長興爲徐子與所賞識旋補長興弟子會清籍告歸崑山聲名愈噪督學趙御史薦爲第一始授饒文高幾三十年超薦太學謁選授太平司訓五載遷諭鹽城未任而歿得年六十有三公白

暫秀眉目胸次開霽劇談輒大笑聲出金石與人坦
易然有特操不能以言徇物訓姑孰時受知蔡衡史
夢悅將薦爲京朝官會有持之者竟不與剡或爲公
言之公笑曰幸不以某名溷使君豈人力哉公少更
轉徙壯還故鄉多賓從戚友之歡談必願解其父子
之游若更爲命天性也晚居姑孰時見戚容識者憂
其形不逮矣孫夢得字原錫性明豁如其祖多勇壯
之色垂髫游郡庠郡庠士無先之者然試棘闈輒不
第中歲貢太學又首其太學生又不第年五十選訓

新都會其父蒼梧公卒嘔血扶服骨見衣表未期殁
論曰新都公居母喪予徃弔之聞其爲孺子泣不成
聲謂何氏孝友之性固然比喪蒼梧公而面黧黑其
音內入幾于有人無情矣豈病自內生所謂死孝者
歟鹽城公爲姑孰而頤歛憂其所與游與新都何以
異焉丈夫生不逢世退欲歡其父子而又不可得于
人世何如也悲乎悲乎初姑孰公擬選新都行或止
之新都公既得之矣又不果行范忠宣有言此亦豈
章惇所爲哉尚論者故可以爲一笑也

張士瀾

張士瀾字心父敏穎無人學古惟肖嘗爲上舍生與
海內賢豪士遊慨然有騏驎千里之志再蹶秋闈遂
息機用惟幽討自耽隨所覽涉務窮其奧必令了然
于心手然後滿志其于一切世味泊如也偶感家釁
盡橐相與獨提先世千卷自衛曰此中何所不有而
必以貲爲釁者又避去其賦使公身之公自是家徒
壁立剝啄萬端日手一冊伊吾床第間即督隸盈庭
勿間也會島夷焚掠煩賦益不可支又中讒口乃擔

笈走建業僦屋居之不蔽風日男呻女吟四壁夜靜
公喟然曰天乎天乎古之人皆用之何獨張生至于
此乃賦七歌又賦樂玄樂玄公所自號也其詞曰鷹
隼病于罝羅兮騾褭困于鞶羈蕭艾寶于重笥兮蕙
蔭棄于道涯琢燕石爲圭璋兮指卞璞爲瑕疵西施
綽約而見妒兮姒鼎昭質而云虧即其所自傷悼若
不禁情而展毫舒彩有脩然自得者焉時有留曹長
稍振之始結廬青溪塢羅綜群籍研委銓義殆無虛
晷暇則偕一二詞客冥搜石城牛首棲霞烏衣諸勝

仰面看天掀顙長嘯素心俠骨于是益堅而詩律更
細矣中歲哭母旁皇兩地背膺交判忽忽不自勝渡
江歸里修歲祀道遘危疾卒年四十三子二人棟文
桂各有傳

論曰公之故交有張桂峰者不造客造必風雨中張
蓋而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公雅重之相友
善吁嗟乎斯可以知公矣公世家子有文而安貧亢
節挺挺自持至帶索淪垢不少挫此豈無挾于中耶
爲孤往獨詣者乎公著書甚多有張氏嘉靖集二十

卷皇明文纂五十卷尤所矜秘世不盡傳蓋聞之王
世周先生云

丁允亨

丁允亨字孟嘉少貧能自拔于流俗十六補邑弟子
二十五中壬子鄉試海內傳習其文往往穎脫爭稱
私淑門下士而公偃蹇一第意氣自如嘗夜雪旅泊
淮徐間據舡清嘯吐音謹亮同征之彥皆知是公癸
未選授太湖縣教諭令王大謨楚上材也雅重公請
著太湖縣志志無濫者陞知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漳

水環合可灌可溉而歲久堤湮沮洳爲梗猝遇暴雨衝激城垣公周行相視慨然曰本欲去所害而就所利其在茲乎往白御史請築長堤以扞水激且爲永利焉御史是公議覆問所不便公覆議畧曰謹按漳源自山西長子樂平清濁二漳分流南達于涉自涉合流經安陽豐樂入于漳漳東北歷魏館陶入衛勢如建瓴束隘則決所以遷徙不常遇雨驟漲脫有礙阻可禦猖獗漳自六月以來霖潦如澍不三四日河水南決勢欲崩城阻堤而北流入成安大堤障之轉

入魏界脉散力分逶迤而去由是言之水勢縱悍不能
衝堅築之堤與堤曲折可殺衝突之勢鳩工牢築允
繫事宜然恐前事無因爲力未易謹率父老相度故
渠西自漳丘東距羊羔絡繹聯亘宜設堤防而河壩
故址隱約可見召詢河民知自弘治間知縣景芳所
築捍禦百年始就湮沒揆某前議可幸相符但使注
意高堅自免沙崩損壞邇年培壘暫救目前旋築旋
頽實由人事請按衛河事例堅椿橫枝用土埤實拒
水橫流可保閘塹至于調度工食僭有處分按漳額

歲辦河工解府收貯合請便宜庶可底績昔西門豹
鑿十二渠引漳水灌田慮始甚難樂成則易敢附斯
語不愧前賢議上御史嘉之覆如公言于是築漳堤
凡四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廣倍之濱河之民至今無
衝啗之患公率同事者落之弔華林之故墟覽觀銅
雀頽然荒丘公曰嘻斯不有人事哉爰出餘羨頓還
舊觀公又買張氏廢園稍營新署客至如歸焉亡何
忽語其舍人曰往與吾友李溫甫遊嘗兄事之昔者
見夢握手相語君長二年此何祥哉未幾病卒先是

溫甫之歿得歲六十二公得六十四云

論曰丁先生喪出漳河御史周孔教損路符行之趙
王爲掩涕漳民巷哭如考妣仁義之于感人甚矣哉
先生性至孝慷慨多大畧雖嬉笑怒詈之用不昧本
心所從來矣往聞先生在漳時每信使至必問親舊
中夜偶憶呼燈識之及其返也香履必均令沾餘祿
斯非古人之義歟先生無子予每惜其行事不可攷
有張廡者少依先生出所條疏宦業秩然予得採爲
傳嘆先生之真實心不容沒沒也

王執法

王執法字子欽在母失怙既生而母病彌連不可止
居常飲食牀褥間公亦善病骨稜稜如削母抱之必
泣公亦呱呱戀母寢處與俱無寒燠相爲命也已就
外傳蚤慧能文章母令公受業其兄京兆京兆不煩
又能自出其意爲沉藻之詞驚喜京兆于是受繩墨
于京兆而自足其才分之所至五色八音相宣叶唱
一時慧業之人爭相引重而公亦自負庶幾得一當
可歡病母嘉靖辛酉御史簡士于鄉故獨失公公意

弗少却曰即不能盡知大江南北之彥有如主文者
拔一士于吾鄉當不在御史高第弟子既放榜吾鄉
以諸生薦者獨公一人無御史高第毋病立起當是
時京兆且倦游欲令公先一第而獨身家居奉母母
弗聽然亦後先行皆報罷有爲溫語慰公者輒曰高
堂無恙不愈于榜頭題名姓哉又三年京兆成進士
公益杜門養母郡縣交際都無所問有閩客持千金
祈公居間建寧者公恨然謝却之曰吾曩者舉于鄉
至親某某以腴田益我愧謝弗受至今恨其不相引

重乃欲倚建寧爲城社耶又久之始釋褐倅廣平廣
平地牧馬所居職惟俵解事故事廣平馬折價出納
之耗一毫莫取嘗跨蹇驢扶服風塵中向圉人太僕
講說其事心巖苦之會永年令缺兩檄公署事公爲
建閘鑿井興永年百世之利既代蕭然兩蒼頭相鼓
篋而行清風穆如終以最貳守建寧公邇延不進或
語曰建寧故京兆筮仕之地盍一往慰閩中父老望公
謝曰先京兆有特操故難爲繼吾自顧此七尺骯髒
軀無罄折性吾意在茂林松栢矣拂衣南歸不造令

門館寂然曲周聶黃岡樊兩侯者獨雅重公候問惟
謹公爲一下榻而已會上兩宮號覃恩公應進階
朝刻樊語公惟明府真不愧斯典促膝數杯深加嗟
賞而去公于世無所嗜顧獨嗜奕然不能廣與戲獨
陳僉事至則闔戶相對棋聲沸然而僉事手顫子都
不得下則把一箸指童子下之公晏然達夜無倦色
遇通家子弟必先就位而後命之不引坐其於出處
進退泊如也卒時年七十有五子庚於潛令

論曰當先生去廣平時工司馬世揚語張黃門世人

多言廉吏夫吏安得廉以吾所見廉不雜者嚴尚書
清廣平倅王其吾廣平人知倅特詳真一介不取諸
人矣黃門竦然曰微君言吾亦何知其如是語有之
雖有藻飾不能驚獨坐其司馬之謂夫於潛才美不
售落落泥途亦時有不豫之色先生輒止之曰人生
逆境何所不極而以今日爲逆境耶脫過此以上者
將使誰衡之於潛既試爲令先生熟視良久曰爲作
冰霜傲吏歸耳先生善相人然必要之于道聞世路
不平事恨然發聲其音一往而多味人謂充先生之

操直可以爲伯夷然微拘謂一切皆可已嗟乎其物不可及也

沈楠

沈楠星溪里人七歲喪父母姜氏備諸恩勞迄有成
立與衆襍耕墾上竭力奉母定省問侍未嘗學問而
與禮合嘉靖癸丑母感痰疾喘喘欲盡楠迎醫療治
萬端莫可誰何乃齋戒盟于佛許剗乳癢者請叅武
林戒壇償願于是右手持刀盡左乳剗之火煨爲末
點沸湯以進而母已關其口不可下則取匙灌之凡

數進而母息稍屬已微咳盡乳而甦楠浣衣納屨償
願武林僧立定者楠族也見衣衽多血漬而貌臞瘠
伺其寢察知之表于佛願證明孝子一時緇白洵洵
傳說其事乃達于令令劉某旌之以文楠皇恐再拜
密携以歸隣童黃福者排闥得之往告里長者李希
直等贈以粟俾養老母長箋短什漸盈几席而楠私
自訟曰某湏乳以生母病無如何也剗以還母此豈
異人事哉而李長者饋以粟又錫之文夫以一乳爲
名高耶將遂食其報乎自是僂行壠上雖甚暑必以

半臂蔽之勿令人見如是者三年而母病傷寒絕矣
則又刲其右服如初母病立愈人莫能知也聞其家
母子懽笑聲異甚隣男女擁門入有血濡濡出楠衣
衽下而母霍然無異平時是歲母年七十有四御史
周如斗縣令陳子佐爲請於朝旌門如制

論曰予往過星溪見儒生沈廷用言孝子事沈又言
李長者希直欲窺孝子乳不可得設詭而觀之恨莫
能詳龔生益得之暖儀集云暖儀集者先輩龔邦衡
所纂故嘗表孝子狀請于御史縣大夫又存其概于

集此仁者之心也希直家故有二孝子附祀其先橘
泉祠然其事不可改峻儀集焉可誣哉吾鄉故有庠
生顧允烈刲股療母人莫跡其所在近世太學生許
獻吉亦刲以療父至執喪不能起人始知之傳曰爲
善欲陰性之者也非其欲之者也予因論李孝子事
并及之

陳允升 子如京

陳允升字晉卿家貧幼失恃父封公抱持之如母稍
長不能贄經人師則封公授之經十六補縣學弟子

尚御史行縣亟賞公後無弗賞公者丁卯受知蔡太
守國熙耿御史定向薦令鄉試既畢卷則不知者擲
之矣孫學士鋌拾諸地而拔之署其牘曰奇人也抱
負甚大或淹滯者出言皆凌厲高邁殊出人群薦高
第戊辰會試亦高第名稍却鄉書二學士飲公巨卮
曰吾所定也何却爲其見賞如此出守開州開古澶
淵地沙鹵窪下當上衝而有淳富名其民實巧候伺
公至閉閣踰月獨取編戶按甲乙列爲九等而又盡
廉得其弊竇所在析爲兩冊曰此可以治開矣開馬

頭苦役也州故有種馬一千六百有奇分派孳生輪
戶輸之京師有銀差力差銀差解銀猶易力差解馬
最難而貴勢人多方居間占其易者令小民獨任其
難破產亡身多由于是公按冊一體均撥即甚貴勢
人不得獨占銀差隨撥張掛不得居間又念俵解孳
生州實未嘗有馬勢必招販買補買補愈甚則馬價
愈貴力差何得不困乎公故緩其征發坐索馬販之
氣而徐買之不一月而馬集價不騰踊開重役無如
均徭則公又先徭筭其便凡里甲有訴于公者視其

人椎樸可信則取冊問所甲乙而書之胥史如畫則問胥史或閉閣受簡使書之所往來郵亭精舍則問所往來亦受簡而書之期年而戶口消長之數若燭照然及其戒事民不賫糧徭乃大辦凡公所爲治開狀皆本諸開之民以故開雖沙鹵當孔道乎公實無所事事飭儲傳問疾苦而已癸酉擢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大司馬譚綸奇公薦之江陵甲戌分校禮闈尋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學校弊孔所都黠吏夤緣爲奸多在更代之隙以照詳混入照驗公又廉

知之密按所呈簿牘而果有混驗者摘識之佯以付吏使叅伍焉則其吏者果混公矣公取所摘質吏析之百群吏凜凜無敢混公丙子將放秋榜公書所拔士二十一人懸鼓而揭之塗與吏約令一人雋者三鼓之旦起坐堂上鼓聲不絕則雋者十九人矣先是有儒生千人譟求衝試公將弗聽而譟不止乃乘夜試之得二人又皆雋公笑曰吾今日故當得士二十一人乃兩譟者償之耶楚人至今傳說其事以爲神也公爲人開敏有才勇于赴義未第時同舍生忤州

守死非命公與同志兩生白其寃守坐戍公既第學
使者故昵守無以難公則黜兩生舒其怒公必直之
兩生幸無恙歲大祲以書抵江陵蘄賑赦詞旨激切
語侵撫臣撫臣不能堪以他事齟齬公公無懟容請
益力吳民賴焉得年七十有二卒子如京字鄂州美
秀有文語便便似僉憲僉憲絕憐之萬曆甲午領鄉
薦推官台州有衛士索餉于府而譟者勢洶洶叵測
公適至平氣以待之衛士伏謁如禮而公已廉其黠
者卒寘之法每慮囚多平反故事開大辟則舉砲而

公所讞獄多砲聲爲引滿一卮人謂台州公名家子
不必習吏事公爲之裕如嘗視篆太平不半歲就利
而去害削掛馬包納等弊省民脂數千比行民遮道
乞留無所置馬足亡何竟以委查勞頓病卒于官年
五十五

論曰僉憲母死甫三歲既疾亟而里有捧黃紙榮其
隧者令嫗抱僉憲往觀之還問僉憲兒異時能否僉
憲應聲曰能母遂瞑其後以負外考贈母焚黃于隧
而僉憲嗚咽不勝也封公曰兒可以報母矣念吾陳

氏自先教諭以鄉薦起家有模範于太平之士寂寂
至今兒盍顯諸僉憲唯唯志未逮也台州公以攝篆
往而教諭儼然祀學宮稱名宦矣更掃石而文之母
懸乃祖之志教諭公名彛字用常弘治五年應天府
鄉進士先是台州之母亡冠帔弗具心傷之既滿考
而疾亟恩綸適至趣命畫翟茀然後瞑君子曰陳氏
之孝無言不酬其天之報施也夫

周詩

周詩字與言河目踈顙膚玉映衣冠儼偉談笑豁如

也十九中嘉靖乙卯鄉試高等受特知于海虞嚴文靖訥時論翕然歸之顧獨偃蹇一第六上春官不售公自負不肯就選人每罷試與故交及諸俊異者社亦時就鄉老賦詩飲酒談言謹亮無不自得嘗謁邵陽劉侯白事具首尾喇喇誦之侯以爲間也已久詎公非間嘗語人但得開敏如周先生者數白事吾治辦矣萬曆丙戌始以乙榜選六合縣教諭縣少文滿甲無第者公設方畧作人爭自奮興于文學公所拔士厲昌謨聯第南宮文教大振陞應天府江寧縣知

縣無攝上元應天廩額倍他郡餽特廩公白京兆請
如他郡例條上學課盈縮行之畿輔士感奮江蓐籍
天界寺奸人窟穴其間半屬影占公曰此萬壽祝釐
之賊徒資奸利不虞餒寺僧耶爲清其額歸之寺擢
工部虞衡司署員外郎即中泗水衝齒陵堤詔公相
視二載底績賜帑金嘉勞奉勅視榷蕪湖時大工方
起巨筏橫江而下公時啟閉商民賴焉陞思州府知
府公嘆曰馬齒長矣朝格非進士不成宦即橫金于
腰仍僕僕作牛馬走耳上疏致其仕會 東宮覃恩

晉三品階大中大夫公即以年致其仕乎飲興如
少壯時徵歌比竹流連達旦許先生公旦戲爲歌以
與言玩世無否減杯中有物卽雁行孰爲老兵孰侯
王醉扶孺子走踉蹌公笑頷之先是公與王太僕字
姻媾連丁漳南允亭太僕歿兄弟在原漳南左袒其
倩語侵公公訝然曰孟嘉誤耶等太僕卽也而吾與
若分曹左右袒乎夫媾者爲其子計而吾與若析之
矣是益其鬪也漳南首服稱與言條暢公死得歲七

十一

論曰周大夫蓋有五兄弟云大夫早雋四人者後先
稱諸生產皆中上大夫之爲也而大夫開口談笑絕
不聞有問產居間事以此理天下猶掇之矣吾鄉才
高不登進士薦者如吳秀甫方思魯陳子行之徒學
士惋惜其文而有文有局不終沒沒卒見其梗概則
大夫一人而已矣

顧履吉

顧履吉字仲修太保文康公少子法當以蔭得官而
公好治經生言不就補公治經生言而善選爲學官

弟子則率其家爲弟子者揖讓御史博士前魚貫出入連蹇不得志則又謝去其學弟子領家世掌故諸宗老執冊問伏臘所宜公按家政以告而謹儀將之無怠事或謂公黑頭祭酒公笑曰昔周公制禮作樂去成童政不遠耳公卽爲家祭酒乎而性好文史讀其父書傳至老不輟市廛湖畝韋素無異或又謂公何不自喜稍稍薄遊當得官公又笑却之曰子不云乎惟孝友爲爲政嘗與親知結社終夜不寢所賦詩累簞觚盈篋多不傳于世得歲七十有二子謙光字端

明儒步細視怯怯若不勝衣明習典禮周覽古今之
槩能束其才識以就當世之格弱冠補郡弟子郡第
子無能先公而公與第聞服頡頏當世每使者按吳
中甲乙人物公輒爲冠二第各霸其曹而公獨有退
然之色屢罷秋試不色愠發書課讀知爲其事而已
矣平生自信不欺嘗與客言事客頽足曰寧有是否
公赧竟一日自訟不能使人無疑我也年五十有八
論曰吳族無宗法紛紛家異政矣顧氏自贈武英而
後八葉於茲家世顯其人寧無代謝而伏臘相聞病

瘦死喪相保德業相觀孤嫠相收恤則惟祭酒焉是
賴而奉行如先生者得其人也即先生亦自詫孝友
爲政豈虛乎哉先生既沒太史燧常有所贍其族之
人請端明宰之惟均君子謂顧氏雖不至學古宗法
尚有典刑焉矣

支可大

支可大字有功嶽顙方頤雙眼如漆語及之便便不
可止具諸首尾其儀抑抑也隆慶丁卯鄉試高等甲
戌成進士既廷試皆第一不果選以臚傳授禮部儀

制司主事儀雖清秩曹務填委公爲之井井榮戚貴
璫祈上恩澤多暮夜投公公介介自持屹不可動江
陵相心異之將引爲銓曹持不可歷本部負外郎郎
中出爲廣東提學副使號稱得士苦瘴移疾歸田里
幾十年起爲浙江學憲參政江西時鄧文潔憂居山
中公單騎唁之一見欽重爲設枯魚麥飯相對移日
公退欣然自得也丁酉入爲應天府府丞戊戌巡撫
湖廣當是時稅務旁午宦者陳奉銜天憲欲行其私
至有所參擊公揭其詐稱陞辭密語及沙市鼓譟顛

未爲上分別言之上心動獄旋解先是有播之役公
聞鼓移鎮沅州遂降九服白泥諸寨又連破黃岑向
巖乾溪寶兒固關爲京觀遂長驅入播七戰塘保破
板角關又三戰煉砮克苦菜關而經畧始至受成事
遂以播功延世賞公任一子而已論者爲公扼腕公
怡然曰吾束髮受書自塲屋迄陞對幾成輒有物敗
之進寸退尺吾處之素矣吾平播不無斬擊上又錄
吾功俾黃口兒得與世胄之列吾豈敢少之哉角巾
故里小築城西隅與親賓觴詠十一年卒得歲七十

有四公爲人持重識大體居官涖政不務矯矯之名
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嘗語人國家資俸所以均臣勞
及衣而代何悔于心乃自取躁手以故公所歷皆滿
俸無異數而公心安之宦奉之變持議者用相口語
將以螫公公置不辯迨撫楚諸䟽出而世始知公重
臣不得猥以摧擊爲務潛移密轉其苦心不可磨滅
如此公既去楚變愈潰決當事者至不保首領公訝
然曰獷悍乃至是耶然終默不洩公家居藝植卉物
輒鮮異亦時琢小石作漢章自娛云

論曰中丞公居黃瀆里與星溪相望昔莊渠先生嘗
往來里中莊渠既歿有候氣者云地氣今在黃瀆里
中丞髮未燥也萬曆壬午公以曹郎督學海南而莊
渠董海南學政亦以前甲之壬午豈偶然哉予觀中
丞造物者殆以其不盡相遺而公亦務留其不盡者
耶乃贈翁良知者始基之矣翁風義灑落喜自負中
丞既解省每自山中歸猶計日按牘及程始命酌晚
貴必下里門與諸生等人言星溪之學信道無餘而
中丞父子用長厚顯不務高亢斬截其信然乎

王炳衡 弟炳璿

王炳衡字伯欽意思蕭散喜讀書工舉子業不與外事相關少時難諸生既得遂領鄉薦隆慶辛未第進士授歷城縣知縣愛民造士有古循吏之風然不能俛仰上官取聲譽調知臨安臨安佳山水古名勝地公至甚歡琴堂清晝惟聞鶴唳書聲臨安人歌頌之會上計公僦屋杜門不造客竟以是免弟炳璿字幼文初與兄相師友韻相高名相埒也臨安既貴公亦尋登萬曆甲戌進士第知上饒公勤廉敏多異政召

入朝將選拜御史臺有要人持之陞刑部主事公笑
曰部不可爲理耶試部能其官尋遷本司員外署郎
中事折獄平允考上上出知德安府德安之政均于
上饒公嘗校德安士無當者惟拔童子科七人皆稚
小公語之曰德安待汝等而第汝必勉之後七人皆
第果無先七人第者楚人以爲神久之覲歸里第而
公病嘔不起矣先是德安名噪膠庠且久而臨安始
爲諸生臨安薦于鄉十年德安歌鹿鳴歸臨安曰咄
哉逼人遂掩關三月而第德安亦曰恒恐先阿大着

鞭今斯可矣旋亦登第里人笑稱之以爲二王之軋
乃其韻也初臨安公之第進士也報書其友張宗翰
曰進賢冠甚佳狀如箕然不可以漉酒又曰池上芙蓉
爛開相知一二人舉酒相屬叫呼嗚嗚亦復念王大
拘迫卷攣之苦乎蓋其韻致如此

論曰二王先生隔垣居鹿城坐卧一小樓不盈十尺
而留暉門故有譙樓甚敞臨安每邀客嘯咏其上自
號留暉主人德安上計歸猶襆被卧小樓中起則撤
之皆任自然非有所取于時也而斯人不可復見矣

出留暉門西百十步曰西園有梅數十株堤邊楊柳
蘇蘇可人兩先生時徙倚于此曰吾甚思張緒風流
不敢望陶彭澤門前五柳樹也嗟乎嗟乎而今不可
見矣

許承周

許承周字公旦好學能文多靈氣隆慶元初有詔科
場限字士苦限類以束蒞相高公獨馳騁新思不過
其則寬然有餘耿御史定向亟賞之趣領批待試既
出闈意甚自得不眎人有與同名下者陳允升索公

牘不可得故爲好語促之曰吾所畏惟君君何拒焉
公笑曰君又以予誰畏哉是歲皆中式明年皆成進
士公授蕭山縣知縣蕭山西瀕江北薄海蕩析民田
公相地築西江塘已築北海塘不費民間一粟而鵠
鹵稻梁今所稱許公塘是也吏陳夢鯉蔡經綸等侵
牟公帑公收而撻之隨拊配遣豪吏震恐任某者黠
胥也告其子佐不孝笞之百而召其父數之曰夫非
君子歟而柰何欺近死之父得微若舞文報哉任叩
頭泣行下俗以嫁女費不勝生則溺之爲定婚禮而

溺者法連坐遂變國俗長山諸里白骨彌望爲義塚
收瘞貧者予棺未期年而蕭大治御史臺掣鹽恒畀
郡理改畀公公辭御史曰知非蕭令不可勉視事麾
去大賈千金而罪偵伺者事竣報御史御史喜曰故
知非蕭令不可耳亡何鄰邑僉憲陳其黠而貪過蕭
用舁夫百許榜掠吏死上其貪橫狀于諸臺陳造蜚
語熒惑人其黨與間之執政遂罷公當事者廉公寬
以復故官請卒不得初公對簿客武林蕭人涉江而
西涕泣懇無失我父母既三十年修志列名宦傳已

五十年祀之名宦祠所著有西園公集子旋吉字元
倩經明行修終其身不改父道嘗與弟獻吉觀吉私
試肯穫堂風燭淋漓蕭山公設短屏自衛哦咏以需
之既畢試輒浮白相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政可無
寐里人傳爲美談觀吉萬曆丙辰進士

論曰李雲杜志許先生墓無溢詞予故採其說而傳
之至其家居奉母友于兄弟訓飭子孫以雍睦退讓
庶幾萬石家風則閭巷之口可攷信也士大夫登高
能賦吐納風流故所時有然一時未有如先生者乃

耻聞人過不欲以不善意人又何恟恟篤行君子哉
予每望西園樹色思王右軍修植桑果今盛敷榮傷
先生之不待而仁者故有後矣

顧咸和 子震宇 孫晉瑛

顧咸和字公節少失怙恃孝事繼母查太宜人公告
母將游北雍伯父謙亨䟽言 世廟覃恩先文康某
奉有蔭子成命請以臣弟謙益子咸和嗣入太學詔
許之時公未弱冠廣顙豐頷動止有則雅爲從父方
伯公圭通叅張先生竅所器賞遂陪飲社稱佳子弟

云公以胄子謁選授左軍都事遷後軍都督經歷掌
參軍事府故居庸山海兩關要害地參軍掌照驗出
入故事罪人出關携童稚未登籍者沒爲奴公曰從
徙而離之如天道何爲備登其數使父子不至離散
焉丁卯陞順天府治中署尹丞事凡朝廷盛舉有關
京兆者公游必爲之無所墜失會省臣料理稅傳有
所陳乞公謝却之爲飛語中公遂致其仕人曰姑遲
之可佩二千石印綬乃歸愈于已乎公投劾不顧居
二年消渴卒年三十六子震字字字清萬曆乙酉鄉

薦選授滄州學正三載教成陞仙居縣知縣仙居古
括蒼地川陂巖壑深秀甲天下而公性坦遂喜栽植
雅與蒼嶺諸山相能琴堂清晏鶴唳書聲相屬也嘗
關東衙雜植芙蓉木蘭來禽含桃箭竹細柳之屬競
艷爭葩公撫欄檻問民事而舊俗溺女易妻班銀包
攬之習一變而即于新仙居故無志諸名家濟濟少
記載爲聘諸生領其事而公考成焉志成公又令家
督刻成之藏之縣亡何聽調京師補順德府經歷居
三年陞五臺縣知縣歿于邸中年五十九從子晉瑛

字韜父敏慧無人有奇志父震蒙被酒露寢君方八
歲脫所服生衣覆父而拱立候之子夜不去爲諸生
有令聞與兄琦齊名試後先屬也壬子薦于鄉不二
月卒年二十九檢其篋得遺文千首刺輒刊敝書幾
萬卷

論曰予登馬鞍訪劉改之墓問仙居園亭卉物無恙
因想京兆當年風流倜儻上下五十年間隱約可見
而其人皆化爲冷風矣傷哉天與善人俾昌俾熾如
京兆祖子孫三世亦希遘矣然不免修短岷岵之感

人間福澤蓋可以厚望乎哉獨其人不負先哲可傳于世則予有取焉耳仙居子曰璠者能令風雨渡江之先民重開生面東巖片石殊有生氣傳曰善繼人之志于今不能不推斯人矣

支如璋

支如璋字德彛其先崑山人永樂初始祖德奉使西洋有功賜籍行在太醫院祖貫父三顧高苑教諭公幼失恃事母白宜人惟謹所游塾去舍特遠母計日具糗餼餉公公受餉讀書不輟或食冷無所忌塾師

心異之萬曆丙子薦順天鄉試省墳墓故鄉仍居崑山崑山學士先生挹其爽氣多心下公者已薄游徐淮間多豪舉皆有錚錚之氣積十二年不第選諭吳橋吳橋士鮮科甲公曰豈其地氣耶夫不有人事乎乃損所受俸改葺學宇而身輯藻式之五年間舉於鄉者八人登第二人自 高皇帝定吳橋斯最盛矣久之遷國子監學正陞貳南康防湖適鄱流汎濫彌望滔天公署篆爲相地高下多設方略不可救則又損俸以活孑者自星子都昌而下可三萬五千餘人

饑民大悅然所隸倉廩毀塌無餘而城中米價如玉
矣公曰嘻粟爛則無積移之不免生民心請以兵餉
之在官者權爲代俟其熟而輸之餉未碍也而亟以
全力繕廩可乎踰月役竣公又計所以久安康民者
凡酌幫量解通塩開堰拯溺捕盜何不至焉康郡故
界南昌奉新靖安之民嘗與安義民爭堰而閔公挾
界相視曰吾知所以息爭矣夫安義與奉新共堰而
灌者非上下藍塘堰廬堰耶奉新灌田千安義曰萬
義不得稍懈修築而安義民有便心于藍塘自爲新

堰則千畝者勢不得無爭然不知就近取便于安義民未爲踰界也安義築新堰勢必斜插而上不斜插水有順下走耳靖安故有茂埠一路地界藍塘可灌可溉即斜上何與靖安民事糾奉新而助之攻也請以新堰聽安義茂埠聽靖安而廬堰聽奉新仍其故斯不亦兩利永久之策乎符至奉新靖安民卒不能有加于安義當是時公以二守攝篆既四年康民懷之然不廢勸學興禮主洞踰年楚士來學者百餘人躬爲授餼不以煩洞賦也壬子遷福建都轉運使分

司囷關轉運古鹽官于公上考非當公曰此非漢文
學大夫相與議利弊之司耶而世每以鹽官不足爲
輒借漢法重辱商賈爲之非吾意吾吏閩計莫如通
閩鹽矣朝廷以鹽利民而以其稅利國奸民蠹之至
壅官便其私圖吾在事其必不然爲榜于衆曰照得
泉州私鹽由永春透入永安沙縣出沙溪口則建昌
邵武之官鹽格興化私鹽由仙遊透入光澤出尤溪
港口則松溪政和之鹽格漳州私鹽由寧洋透入大
田徑至永安沙縣出上洋口則順昌富屯泰寧之鹽

格私戶積而有餘商幫日且不足國課日虧奸民益橫請與子大夫籌之符至而順昌延平濱河浮橋之民無敢窟穴其間者公又爲嚴捕哨禁私牙通水客編梩舡詳載運誌不具論當事者無不德公而奉行之吏黜奸民中之卒罷免既數月蔣方伯某以誌來公笑曰誠如是誰謂鹽官不可爲哉公既歸里開第奉母率其子萬春永春省侍宜人惟謹如少壯時撫親故有患勞亡何病死先是公就塾多食冷腹有物如瘕既貴不復見即公亦忘之矣後以悼亡積勞苦

復發治者莫能喻也君子傷之

論曰轉運公清癯玉立吐辭侃侃其能勝天下之任
豈顧問哉貳守南康協理鹽策皆是有述于世即第
何以加焉支氏代有令德至留守公青袍覆母以孝
特聞而轉運具金緋奉母白宜人孝友爲政終其身
無異母之色又不知留守若在宜何如也予每見萬
春述其父病瘕而殞涕色意愴然欲以此論支氏之
世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